

汉字构件“口”构意溯源考察

王钰涵* · 李春永**

【目 录】

- | | |
|---------------|---------|
| 1. 绪论 | |
| 2. 构件“口”的多元构意 | 3) 表示符号 |
| 1) 表示身体部位 | 4) 表示范围 |
| 2) 表示器物 | 3. 结论 |

【摘要】

作为中华民族传承近千年的语言书写符号，汉字中不乏大量意符，其表意特征较为明显。作为汉字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构件在表意层面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相同或者不同的各类构件彼此组合共同参与汉字的整体构意，因此对于汉字形、义方面的解读自然离不开对构件的研究。汉字经过历代各时期的发展和演变，无论是整体字形还是局部构件都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一定变化。从古至今，汉字在各个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形态，现代汉字采用通行的楷体字，如果结合早期形态，针对具体构件进行追溯和探索，便不难发现构件本身的意义和来源可能不止于一种。现代汉字中不乏大量以构件“口”成字的汉字，其中的构件“口”大多数情况下发挥着“嘴巴”的构意功能。但如果对含有构件“口”的汉字进行溯源考察，从相关汉字的早期形态着手，便可以发掘出构件“口”除“嘴巴”外的多种其他构意功能。本文通过研究发现：现代汉字构件“口”除表示“嘴巴”外，还具备“器物”、“符号”和“范围”等方面的构意功能。针对汉字构件“口”的构意溯源研究意义重大，且目前相关学术成果仍然有待完善，本文具有探索完善具体构件的多重功能方面的意义价值。

【关键词】汉字；构件；构意；溯源；考察。

* 第一作者。岭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科博士研究生 (wyh6113271@naver.com)

** 通讯作者。岭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科教授 (leechy@ynu.ac.kr)

1. 绪论

从整体上看,汉字具有数量庞大、意义丰富等特点。回望汉字的历史,其产生和发展由来已久,具体起源于何时学界至今尚无准确定论。截至目前,已发掘的最早的成体系汉字甲骨文距今已经多达3400余年。汉字的表意特征决定了通过其形态、结构即可解读出具体的含义信息。这一特点自甲骨文时期起,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保留至今。从文字学理论角度出发,汉字的具体形态结构可以称之为“构形”,“构形”是研究解读古文字字义至关重要的一个概念。根据王宁『汉字构形学导论』一书的观点,“在不同历史时期,汉字的基本构形特点是一直保存着的。汉字构形的最大特点是它要根据所记录的汉语词(语素)的意义来构形”¹⁾,正因如此,汉字的构形中蕴含着大量形义方面的基本信息,对汉字的研究离不开对构形层面的挖掘和思考。“构件”是汉字构形的基本要素,其分为成字构件和非字构件。研究解读汉字构件是把握构形、研究字义以及掌握文字系统规律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历年来被文字学学者广泛重视的重要课题。

“构形中所体现的意义一旦为使用的群体所公认,因社会约定而与字形较稳定地结合在一起,便成为一种可以分析的客体,我们称作构意。”²⁾汉字的构件研究价值巨大,其中一些成字构件在汉字构意领域发挥着固定作用。这部分成字构件在其构成汉字中的意义丰富多元,针对这部分构件进行探究,可以更好地明确汉字构意,同时掌握该构件在不同汉字中的具体属性及演变特征。

根据文字学者王宁的观点,“直接构成全字的构件称作直接构件,全字的造字意图是通过直接构件体现的”³⁾,对于直接构件的分析是解读造字意图较为快速、便捷的方式手段。现代汉字的通用形态即为楷体,自汉末传承至今经久不衰。楷体是目前中国汉字相对靠后的一个发展阶段,构件方面完成了历代变化发展的集成与融合,具有溯源考察的研究价值。

经过笔者的分析调查,现代汉字中以构件“口”成字的汉字,构件“口”在发展和变迁过程中呈现出形体多样、构意丰富的鲜明特点。现代汉字构件多种多样,构件“口”相比较于其他构件具备成字数量多、构意功能广的独特属性,因此被选择为本文的研究对象。经本文研究发现,构件“口”的构意功能不仅仅只有“嘴巴”一种,分析单一构件的多元构意有利于更好地把握了解汉字的具体造字本义,同时也有利于避免当今的汉字学习者接纳了解汉字时孤立地将成字构件的构意仅仅归结于本字字义。因此,本文将所研究的

1) 王宁,『汉字构形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15, p. 55。

2) 王宁,『汉字构形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15, p. 56。

3) 王宁,『汉字构形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15, p. 99。

汉字构件“口”的概念定义为：以现代汉字的楷体形态为基准，字中作为直接构件呈现的“口”。

现代汉字中含有的构件“口”的字数量较多、构意多样。“口”本身是一个单独的汉字，同时也可以在汉字中作为构件使用，这种构件被王宁称为成字构件。成字构件“口”在汉字中应用较为广泛，仅《汉语大字典》中收录的口部汉字就多达1582个⁴⁾，尽管其中以构件“口”作为意符的形声字占大多数，但构件“口”在不同汉字中的多元功能值得挖掘。对于汉字构意领域的研究方法之一就是从小篆的古文字形态中通过构件解析来找寻其造字初期的基本含义。从文字形体演变的过程来看，现代汉字构件“口”在甲骨文中作“𠂔”⁵⁾、“𠂔”、“𠂔”等，在金文中作“𠂔”、“𠂔”、“𠂔”等，在《说文解字》中的小篆形体作“𠂔”、“𠂔”等。由于构件“口”的溯源研究需要结合汉字早期形态进行分析和比对，因此研究对象则排除无甲骨文、金文形态的汉字或甲骨文、金文形态尚未解读的汉字。鉴于上述情况，本文将研究目标定位为现代汉字中以构件“口”为直接构件且具备甲骨文形态的汉字，同时结合《说文解字》中的相关释义，从文字的各时期形态着手进行比较分析，对于现代汉字构件“口”的多重构意功能进行溯源考察，各类构意功能通过对典型汉字的分析加以呈现。对于当下时期的汉字学习者来说，无论是他国学者还是童蒙教育，学习方法之一则是通过分析汉字构型来帮助了解具体意义。通过分析考察不难发现，成字构件有时除本字字义以外还具备其他的构意功能。以本文为例，若将现代汉字构件“口”的构意仅仅看作是表示口部的“嘴巴”含义，则无法正确分析解读出部分汉字的真正构意。因此，现代汉字构件的多重构意功能值得进一步详细研究。根据本文的研究目标，现代汉字中以构件“口”成字的汉字，结合历代学者的对应释义以及更早期的甲骨文形态可以说明：汉字构件“口”在汉字的构意层面除了表示器官“嘴巴”以外，还有表示器物、表示符号和表示范围等多重功能。

2. 构件“口”的多元构意

1) 表示身体部位⁶⁾

4) 徐中舒，《汉语大字典》，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86，pp. 29-36。

5) 本文引用的甲骨文、金文字形均来源于由台湾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经费辅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资讯科学研究所共同开发的“小学堂文字学资料库”。
<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

6) 现代汉字构件“口”一部分由古文字形态“𠂔”承继而来，另一部分则是由其他形态讹变结果。因此本文划分的分类“表示身体部位”、“表示符号”等，均为现代汉字构件“口”对应的古文字形态来源所表示的构意功能。

(1) 表示嘴巴

人类诞生初期，语言是早于文字产生的。原始人类在进行集体劳作过程中个别人所不自觉发出来的语气词逐渐形成成为群体共同发力时所喊得共同口号，口号种类愈发丰富发展为一种原始的歌谣，这便是人类语言的雏形⁷⁾。在结绳符号、原始图画等文字的“前身”产生以前，人类的传播手段以口语传播为主。语言的产生意义重大，是明确个体与群体、个体与他人关系以及加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加速人类发展进程的重要传播手段。传媒学者郭庆光在『传播学教程』中认为：“直到今天，口语依然是人类最基本、最常用和最灵活的传播手段”⁸⁾，而口语传播的过程离不开嘴巴的使用。此外，嘴巴除了具有传达与回复语言信息、模仿生物声音的功能外，还担任着进食和饮水的重要职能。在文字产生之初，嘴巴的作用已经得到广泛认知，因此各发展阶段的汉字都不乏一定数量以“嘴巴”作为构意且含有构件“口”的文字，表示器官“嘴巴”也是构件“口”在成字过程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功能。

构件“口”可与其他构件构成相关汉字，其本身作为成字构件也可单独使用。“口”字收录于『说文解字』卷二的口部字中，许慎将此字解为“人之所言食也，象形，凡口之属皆从口”⁹⁾，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进一步解释为“人所以言食也。言语、饮食者口之两大端”¹⁰⁾，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口”作为人体的重要器官，担任着说话和进食两大重要功能。“口”字在六书中当属象形，其字体形态自甲骨文、金文至小篆并无明显变化（如下图）¹¹⁾。



7) 对于人类语言的起源，至今学界的多种不同学说均为猜测。被誉为人类“传播学之父”的美国著名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一书中，将人类语言起源的各类观点归结为“汪汪说”、“感叹说”、“歌唱说”和“工具说”等几种不同学说。无论哪种学说，语言形成的本质实则为人开始习惯性的将声音和某种经验或者行为联系在一次。根据施拉姆的分类，“歌唱说”和“工具说”均于人类早期从事的劳作活动密不可分，因此笔者在语言诞生方面坚持文中所述观点。详见威尔伯·施拉姆 威廉·波特著，何道宽译，『传播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pp. 7-8。

8)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p. 24。

9) 许慎撰，徐铉校订，『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78，p. 30。

10)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4，p. 54。

11) 本文引用的甲骨文编号及简称均源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甲骨文编』，如“甲”代表『殷虚文字甲编』（一册），其余可参考“『甲骨文编』引用书目表”；金文则参考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容庚先生编著的『金文编』。小篆形体参考『说文解字』1978年中华书局影印本收录的小篆字形。

构件“口”构成的汉字中，“口”表示嘴巴之义的情况较为普遍，这样的汉字数量繁多、不胜枚举。以《说文解字》相关汉字为参照，其中以“口”为意符的形声字数量最多，如“喙”、“囁”、“吁”等；由“口”和其他构件构成的会意字次之，如“告”、“舌”等。现各举一例如下：

• 喙

《说文》释义为“口也，从口彖声”¹²⁾，“口”作为意义符号表示嘴巴，“彖”作为声符与口共同成字，表示嘴且多指鸟兽之嘴。《说文·彖部》将“彖”释为“豕也”，可见彖的本意为猪。喙字在造字初期表示猪嘴，由于猪嘴上长而下短，与鸟类的嘴部特点相似而逐渐引申出鸟嘴的含义。这个观点可以从喙字的甲骨文形态得到印证，“喙”字的甲骨文形态右半部分与甲骨文的“豕”字几近相同，因而可知“彖”、“豕”同源，本义表示猪，加上构件“口”自身变为声符，表示“猪嘴”进而引申为“兽嘴”、“鸟嘴”¹³⁾（如下图）。



• 告

《说文》释义为“牛触人，角着横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¹⁴⁾，这是由构件“口”和构件“牛”组成的会意字。许慎理解为牛角要触碰到人的时候应当口头相告，以提醒对方注意。对于“告”字的本意，学术界说法多样，意见不一。“张日昇以为甲骨文、金文告字从牛、从口，会祭神祝告之义。张玉金在徐中舒的基础之上，主张“告”字系把“舌”字的中画向上突出而产生的分化字”¹⁵⁾，不过无论哪一种说法，构件“口”都表示嘴巴的含义。牛触碰到人需要用嘴巴发出警醒、告知的话语；祭神祝告需要用嘴发出声音、吟唱祝词；“舌”字中的构件口更无疑表示口部器官——嘴。

12) 许慎撰 徐铉校订，《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78，p. 30。

13) 对于喙字的本意解读，不同学者持不同说法。于省吾先生于中华书局出版的《甲骨文字诂林》一书第二册第1574页指出“豚”是“喙”字的本字，“喙”字的构件“口”实为肉，此观点可成一说。笔者认为将甲骨文形态的“𠂔”释为肉的观点仍然需要更多证据来支撑，故仍将“喙”字的构件“口”归纳为表示“嘴巴”含义的意符。

14) 许慎撰 徐铉校订，《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78，p. 30。

15) 季旭升，《说文新证》，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p. 93。



构件“口”在汉字中表示“嘴巴”含义的情况并非罕见，这种成字构件表示本字字义的情况在汉字的构意领域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成字构件有时也表示本字字义以外的其他意义，构件的这部分功能更加值得重视和研究。

(2) 表示腿部

• 足

构件“口”有时还表示人体的腿部，现代汉字“足”字中的构件“口”即是由人腿上半部分的形态讹变¹⁶⁾而来。『说文解字』卷二足部的“足”字，释义为“人之足也。在下，从止口”¹⁷⁾。许慎认为的“足”指“人体的下部”，即人体下肢的总称。下肢包括腿部和脚掌，此观点从足字的甲骨文形态可以得到印证。甲骨文中的“足”是典型的象形字，许慎认为“从止口”实则有误，足字在造字初并未含有构件“口”，构件“口”讹变的结果。甲骨文的“足”字有两种形态，均为人腿部、脚部的象形但方向有所不同。到了金文阶段，上半部分即腿部上端开始扭曲，进而扭曲讹变为圆形封闭结构，脚部脚趾的方向也有所改变。这种结构形态逐渐流传下来，到了小篆时期被许慎误认为扭曲封闭的腿部是构件“口”而认为其“从口”。“足”字并非“从口”，其构件“口”为人体腿部上端讹变后延续而来，在字中表示人体腿部。



16) 本文叙述中所有提及的“讹变”这一概念，笔者将其定义为与构件创造初期的构意存在差异且形体有所改变的构件变化过程。

17) 许慎撰 徐铉校订，『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78，p. 45。

2) 表示器物

• 中

『说文解字』卷一部分的丨部字收有“中”字，释为“内也。从口、丨，上下通”¹⁸⁾。内，入也。许慎认为“中”就是“纳入”的意思，这种解读是片面模糊的。

“中”的最初本义可以从其甲骨文形态窥得（如下图），按照文字学家唐兰的说法，“本为氏族社会之徽帜，古时有大事，聚众于旷地先建中焉，群众望建中而趋赴……建中之地为中央矣”¹⁹⁾，这种说法是较为可信的。是否为旗帜尚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

“中”字初期表示聚集众人的某种标识，其中部分标识中间有着圆形锣状器物，可能为锣或鼓等，作用在于敲响以引起他人注意到此种标识以集聚。笔者倾向于这种圆形器物为锣或者锣的雏形，锣这种器物在中国出现较早，先秦古籍『荀子·议兵』中已经有“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²⁰⁾的记载，鸣鼓、鸣金所使用的器物则有可能是“中”造字之初表示的器物发展而来。这种圆形的器物是中字的构件“口”的原始形态，经过发展讹变，形态最终变化为构件“口”被『说文解字』乃至后代继承。因此，“中”字的构件“口”表示圆形锣状器物，这一点在小篆以前的汉字形态里尤为明显。



• 合

『说文解字』卷五亼部字中收录有“合”字，释义为“合口也。从亼从口”²¹⁾。对于

18) 许慎撰 徐铉校订，『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78，p. 14。

19)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p. 39。

20) 荀况，『荀子』，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p. 213。

21) 许慎撰 徐铉校订，『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78，p. 108。

“合口”的解释，桂馥在『说文解字义证』中解释为“合口也者，言两口对合也”²²⁾，但此处存疑，并未说明“两口对合”的“口”指人之口还是器物之口。文字学者刘兴均在『汉字的构造及其文化意蕴』一书中，对“合”字的解释为“上象器物的盖子，下象器物之口，而非人之口。”²³⁾其实“合”字表示一种上下两部分合在一起的古代器物，无论是“合”字的上半部分的构件“亼”，还是下半部分的构件“口”，都指一种器物的上下两部分。结合着“合”字的甲骨文、金文形态，以及许慎、桂馥所表达的“合口”、“上下对合”的方式，笔者认为“合”字的本意即为古代一种上部有着尖顶盖子的古代容器，上面的盖子盖住下面的容器刚好合二为一，进而上下相会和，即表示“合口”的含义。因此，在“合”字中，构件“口”表示古代器物的下半部分，这种构件功能通过合字的甲骨文形态以及目前的考古成果可以得到证实。



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春秋时期山奢虎簋²⁴⁾

• 同

『说文解字』卷七 冂部字收录的“同”字释义如下：“合会也。从冂从口”²⁵⁾，许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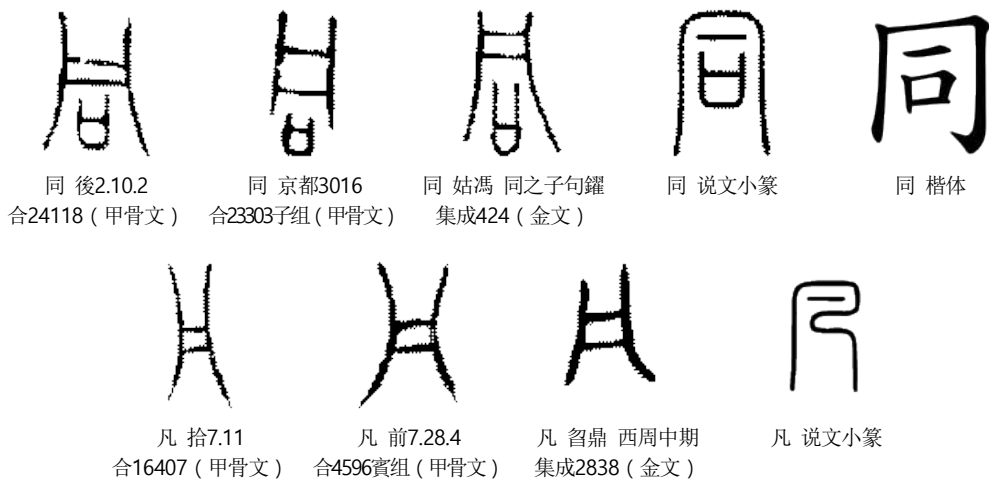
22) 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p. 436。

23) 刘兴均，『汉字的构造及其文化意蕴』，人民出版社，2014，p. 170。

24) 参见上海博物馆典藏精选资料库，<https://www.shanghaimuseum.net/mu/frontend/pg/article/id/CI00000494>

25) 许慎撰 徐铉校订，『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78，p. 156。

认为“同”表示会合在一处的意思。对于“同”字的本意，不同学者有不同的意见看法。段玉裁在对“同”的注释中说：“合会也。从冂口。口皆在所覆之下。是同之意也”²⁶⁾，他认为“口”被完全覆盖在下面就是“同”字的意思。清代学者徐灏在《说文解字注笺》中对“同”的解读为：“口者，器物也。覆之则会合为一矣，口象器物则不必从口”²⁷⁾，将构件“口”理解为器物，被上面的构件所覆盖而达到二者合一的“合会”之义。按照徐灏的观点，“同”字与上面提到的“合”字的造字意图较为相近。近现代学者对于“同”字的理解则很少将构件口看成是器物，左民安在其《细说汉字》中将同释为：“上部是覆盘之形，表示‘会聚’义；下部是‘口’，以一口代众口，会聚众口即为同”²⁸⁾，这种说法主观地将下面的构件“口”理解为“一口代众口”，说服力较弱。季旭升在其《说文新证》中对“同”的解释为“甲骨文从凡、从口，凡为抬槃、肩舆类工具，一定要二人以上才能抬得动，加口以示同心协力之意”²⁹⁾，此说缺乏相关依据难以让人信服。笔者认为，甲骨文中的“同”，从凡从口，甲骨文的“凡”字，根据徐中舒的《甲骨文字典》释义“象高圈槃形，上象其槃，下象其圈足”³⁰⁾可以解为“槃”的象形。槃为古代的一种盛水器物，因此“同”的上半部分构件理解为某种承装液体的容器是可行的。下半部分的构件“口”如果如徐灏所说也为器物，上下两部分会同，上面的器物倒扣下来构成“同”字似乎解释得通。但笔者检索并观察大量的先秦出土文物，并未发现这种上部倒扣与下部分合二为一的器物。



26)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4，p. 353。

27) 徐灏，《说文解字注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p. 92。

28) 左民安，《细说汉字》，九州出版社，2005，p. 179。

29) 季旭升，《说文新证》，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p. 634。

30)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p. 1450。

觚是一种古代酒器，主要盛行的时期集中于商、周两个朝代。的其呈喇叭状，中间细而上下略宽，通常用以盛酒，这种容器的形象与甲骨文中的凡字的形态极为相似（如下图）。对于觚的命名始于宋代，然后随着201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学者吴镇烽发表的学术论文，觚的名称可能具有争议。该篇文章通过大量考证、论述最终得到结论：这种酒器“自名裸同，其形就是考古界通常说的觚，由此可见这类酒器本名叫同，宋人定名为觚实为误”³¹⁾。如果这种观点成立，“同”的本意可能就是指这种酒器。根据北京故宫博物院官网对于“觚”的词条定义，商代早期的青铜觚平底下有圈足³²⁾。由于铸造青铜觚时会将泥模的圈足部分分开，雕塑纹饰或者铭文后再次将圈足嵌入容器的主体部分，因此“同”字下面的构件“口”则可能为该酒器下方的圈足，即酒器的底座部分。青铜觚的这种铸造方式也符合“同”字的“上下合会”、“二者会同”之义。



收藏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商代晚期兽面纹觚和子蝠何觚³³⁾

• 豆

『说文解字』卷五豆部字收录有“豆”字，其释义为“古食肉器也。从口，象形”³⁴⁾，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古代的食物容器。『周礼·天官冢宰·醢人』中有“醢人掌四豆之食”³⁵⁾的说法，意为“醢人掌管宗庙祭祀时候四次用豆来进献的食物”，可见“豆”作为食器有盛装祭祀食物的功能。『诗经·小雅·楚茨』中更有“君妇莫莫，为豆孔庶。为宾为客，献酬交错”³⁶⁾的记载。这里许慎认为此字“从口”当属认知错误，因为从甲骨

31) 吴镇烽，「内史亳丰同的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2期，p. 32。

32) 参见北京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https://www.dpm.org.cn/lemmas/241138.html>

33) 参见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资料库，<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Utensils/Content?enc=0A5bhm57d98YR/Zho7e32/B+AEh7QLpsd4fNX7TBSDQ>

34) 许慎撰 徐铉校订，『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78，p. 102。

35) “醢人掌四豆之实。朝事之豆，其实韭菹、醯醢、昌本、麋膋，菁菹、鹿膋、茆菹、麋膋。”陈戌国点校，『周礼』，岳麓书社，1989，p. 14。

36) 孔丘编选，杨允编译，『诗经』，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8，p. 218。

文形态可以轻易了解到此字属于独体象形字，构件“口”只是食器的一部分。从小篆中“豆”字的形态可以看出，构件“口”也并不是小篆体的样貌。因此，“豆”字的“从口”之说完全不可信，其中的构件“口”为食器的容器部分讹变而来。



豆 乙7978
反合6657反賓組
(甲骨文)



豆 甲1613
合29364 合組
(甲骨文)



豆 豆閉簋
西周中期集成5395
(金文)



豆 说文小篆



豆 楷体



收藏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的春秋时期的嵌异金属兽纹豆和战国时期的弦纹豆³⁷⁾

• 向

『说文解字』卷七宀部收录的“向”字，许慎将其释义为“北出牖也”³⁸⁾，“向”的含义是“朝北开出的窗子”的意思。对于“向”字的解读，多数学者都认同许慎的观点，这里的构件“宀”表示屋顶，进而包括屋檐和墙壁；“口”则表示窗户，是典型的象形字。对于“向”字表示窗户的含义早在可在『诗经』中就可得到证实，许慎的解释补充引用了『诗经』原文：“『诗』曰：‘塞向墐户’³⁹⁾”，此说可信。“塞”指的是“填充”、“塞满”的意思，“向”在这里的意思就是“窗户”。北半球冬季受到蒙古西伯利亚高压中心的影响，刮北风的情况较为常见，这是在描述应对过冬的提前准备工作。徐灏在『说文解字注笺』中对“向”进一步解释：“古者前堂后室，室之前为牖，后为向，象形

37) 参见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资料库，<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Utensils/Content?enc=T9211HHXMLwrTIq4aMfPcKfgpYMLQbUd9hY/P008GD8>

38) 许慎撰 徐铉校订，『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78，p. 150

39) 孔丘编选，杨允编译，『诗经』，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8，p. 132。

也”⁴⁰⁾。朱骏声在『通训定声』中说“口象牖形”，现代学者赵诚则认为“窗户有一点像房子的口，所以用口形来代表”⁴¹⁾。“向”字在字形上从甲骨文、金文直到小篆变化不大，学界对于字中的构件“口”象征窗户的说法普遍加以认同。这里的构件“口”表示“窗户”或“窗口”的含义，窗户本身应为物，故将“向”字中的构件“口”归为表示器物之列。



3) 表示符号

指事符号是在象形构件的基础上通过自身作用将汉字本身的具体意象表达出来的抽象符号。指事符号可能是笔画，如在刃、本等字中的情况；同时也可以是某一汉字构件。本文涉及到的构件“口”在汉字构意层面也有作为指事符号使用的功能，具体可分为作为属性指事符号、区别指事符号和分化指事符号⁴²⁾。

(1) 表示属性指事符号

• 吉 古

裘锡圭先生主张“口”的功能之一是在汉字中作为区别性的意义符号来使用⁴³⁾，这种说法是可信的。在这两个字中，构件“口”作为指事符号，将另一个构件的某种特质剥离显现出来。从字义上来看，“吉”字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为“善也”⁴⁴⁾，『释名·释言语』中有“吉，实也，有善实也”，“善”就是坚固、不易损坏的意思。“古”在『说文

40) 徐灏，『说文解字注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p. 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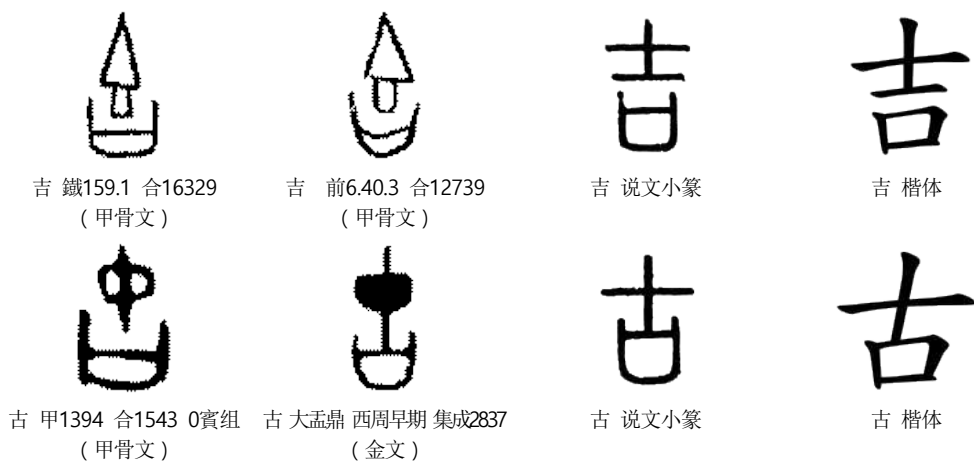
41) 季旭升，『说文新证』，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p. 612。

42) 对于指事符号的分类与划分，不同学者依据不同理论存在不同标准，笔者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根据构件“口”在不同汉字中发挥指事作用的构意功能，将其归为“属性”、“区别”、“分化”三类指事符号。

43) 裘锡圭先生在『古文字论集·说字小记·说吉』中提出了一种理论：“古人是在具有质地坚实这一特点的勾兵的象形符号上加上区别性意符‘口’，造成‘吉’字来表示当坚实讲的‘吉’这个词。这种造字方法跟‘古’字是一致的”。详见裘锡圭，『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p. 645。

44) 许慎撰，徐铉校订，『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78，p. 33。

解字』中的解释为“故也”⁴⁵⁾，实则古字可能为“固”字的初文，表达“坚固”的意思。从甲骨文形态来看“吉”和“古”二字则一目了然，吉字为尖锐的兵器尖头形态加上指事符号“口”，古字为坚固的盾形加指事符号“口”，二者都表示“坚固、坚实”的本意。构件“口”则作为属性指事符号，将兵器的“坚固”属性在字义中体现出来。（如下图）。



(2) 表示区别指事符号

构件“口”在一部分汉字中作为区别指事符号使用，其作用是加入到其他汉字中形成新的汉字、含义加以区别本来的汉字。最典型的汉字为右和喜。

• 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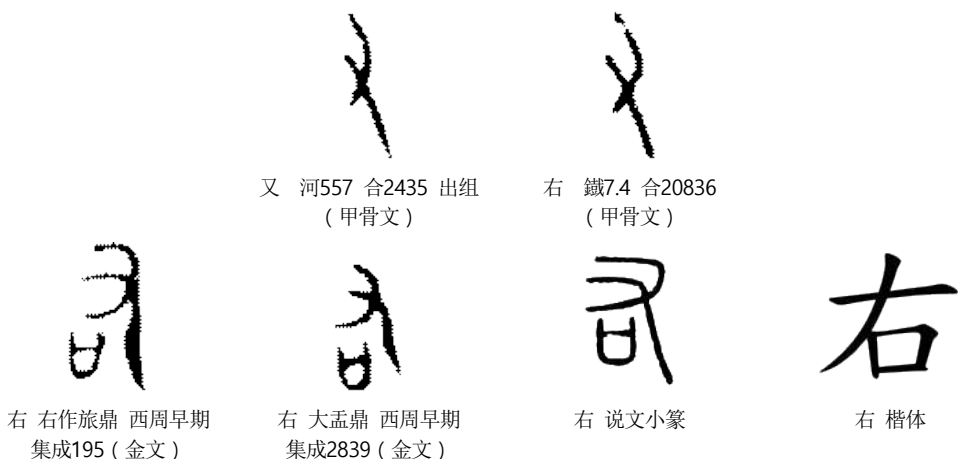
“右”字收录于《说文解字》卷二的口部字中，释义为“助也，从口从又”。徐锴注释曰：“言不足以左，复手助之，于救切。”⁴⁶⁾，“右”字是“帮助”的意思，但此说有误。根据其甲骨文金文形态可以看出，“右”实为“又”字的分化字，这一点可以通过“右”和“又”相同的甲骨文形态得到佐证。加入区别性指示符号“口”的“右”字最早可追溯到金文形态，其甲骨文形态与“又”字相同均作“𠂔”。甲骨文的“又”和“右”象人的右手手形，其含义为“右手”。商周之际金文产生伊始⁴⁷⁾，“右”字加上构件“口”作为区别符号进而分化出来，《诗经·大雅·大明》中有：“笃生武王，保右命

45) 许慎撰，徐铉校订，《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78，p. 50。

46) 许慎撰，徐铉校订，《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78，p. 32。

47) “在青铜器上铸铭文的风气，从商代后期开始流行，到周代达到高峰。”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p. 42。

尔”⁴⁸⁾，可见这时“右”已经具有“帮助、佑助”的含义。因此纵观“右”字的演变轨迹，加入构件“𠂇”成字的时期是明显晚于构件“𠂇”单独成字的时期。因此“言不足以左，复手助之”的解释则明显颠倒了时间性的逻辑顺序，实为有误。此后“右”作为表示左右方向性名词使用，其“帮助”的含义则被添加了构件“人”的“佑”字所取代，又则表示副词“再”的含义。



• 喜

『说文解字』卷五喜部字收录的“喜”字，字中含有两个构件“口”，其中最下方的构件“口”则作为区别性指事符号。许慎对“喜”字的释义为“乐也。从亼从口”⁴⁹⁾，喜字表示“喜悦、喜乐”的含义至今仍然在继续使用。根据徐中舒的『甲骨文字典』，“卜辞中喜亼二字每可通用”⁵⁰⁾，二者为同源关系。亼字象古代的鼓形。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亼的释义为：“陈乐，立而上见也”⁵¹⁾。陈列的乐器立在那里，上面的可见的装饰物就是“亼”。其实亼则为鼓，并非是其上方的装饰物。南宋文字学家戴侗在其『六书故』中认为“亼”即是“鼓”的初文，郭沫若也在『卜辞通纂·世系』中提到：“亼，乃鼓之初文，象形”⁵²⁾。其实亼为鼓的初文在其甲骨文形态便可知晓，甲骨文的亼字象鼓之形，与郭沫若所述一致（如下图）。亼字加上区别指事符号“口”用以表示敲鼓时人们喜悦的情绪，“喜”字进而从亼字中分离出来。综上，喜字中下方的构件“口”表示区别指事符号，此外喜字中成字构件“亼”中的“口”则表示古代的器物鼓的鼓面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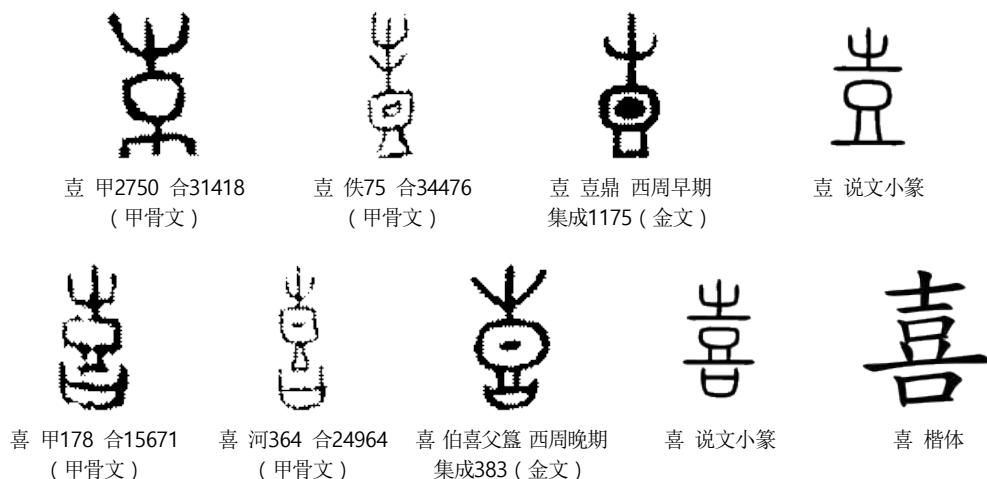
48) 孔丘编选，杨允编译，『诗经』，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8，p. 259。

49) 许慎撰，徐铉校订，『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78，p. 101。

50)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p. 513。

51) 许慎撰 徐铉校订，『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78，p. 102。

52) 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岳麓书社，2010，p. 659。



(3) 表示分化指事符号

在一部分含有构件“口”的汉字中，构件“口”是在汉字演变过程中逐渐分化出来的。这部分汉字的最初形态一般没有构件“口”，其字形在漫长的变化更迭中形态产生变化，逐渐分化出构件“口”。本文将这部分分化出来的构件“口”称为分化指事符号。

• 句

『说文解字』卷三句部字对“句”字的解释为“曲也。从口，丩声”⁵³⁾，“句”就是“弯曲”的意思。季旭升在『说文新证』中将句字释义为“丩”字的分化字，这一点无论在字形还是字义上都可以得到印证。『说文』对于丩字的解释为“相缭绕也”，即为“相互纠缠”的意思，与句字的“弯曲”的含义较为接近。朱骏声在『通训定声』中更是将许慎的“从口丩声”更正为“从丩口声”，可以看出“句”、“丩”字义关系之近。从甲骨文形态上可以得出结论，“句”字的甲骨文形态在去除构件“口”以后的基础上，与“丩”字的甲骨文形态较为相近（如下图）。字义上彼此关联、一脉相承，字形上又有相似之处，因此句字中的构件“口”实为丩字发展变化中逐渐形成的分化符号。



53) 许慎撰，徐铉校订，『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78，p. 50。

句 说文小篆

句 楷体

• 高

『说文解字』卷五的高部对“高”字的解释为“崇也。象台观高之形”⁵⁴⁾。时至今日学者对于“高”的造字手法为象形之说多持有肯定态度。高字的甲骨文形态与古代楼阁形象较为相近，清代学者孔广居在其『说文疑疑』中说：“象楼台层叠形。人象上屋，冂象下屋，口象上下层之户牖也”⁵⁵⁾。按照这种说法，高字中的构件“口”与上述“向”字中的构件“口”作用一致，象户牖之形，表示窗户的含义。现代学者左安民在『细说汉字』中则表示：“高是个形容词，实在难于画出来，我们的祖先就巧妙运用‘高物’来表示，甲骨文像一个楼阁的形象”⁵⁶⁾。对于“高”字，笔者更认同季旭升在『说文新证』中的说法，高字的甲骨文形态从“京”字（如下图），京字在『说文解字』中释义为“人所为绝高丘也”⁵⁷⁾。京表示人们可以见到的最高大的建筑物，高字作为表示建筑物高度属性的汉字，由京字发展分化而来。高字下面的构件“口”实为京字发展过程中分化而出的分化符号。结合甲骨文金文形态，这个分化过程可以窥见一斑。京字的下半部分在变化发展中经历由无到有，进而由横、竖形态变为组合形态等过程，最终分化出符号属性的构件“口”。

京 前6.1.6 合18633 賓组
(甲骨文)

京 掇2.111 合8024
(甲骨文)

京 甲2132 合18631 賓组
(甲骨文)

京 後2.39.11 合23616 出组
(甲骨文)

高 前1.34.5 合2359 賓组
(甲骨文)

高 秦公簋 春秋中期 集成4315
(金文)

高 说文小篆

高 楷体

54) 许慎撰，徐铉校订，『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78，p. 110。

55) 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岳麓书社，2010，p. 714。

56) 左安民，『细说汉字』，九州出版社，2005，p. 532。

57) 许慎撰，徐铉校订，『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78，p. 111。

4) 表示范围

现代汉字构件“口”的另一个来源则是自《说文解字》的“从口（音围）⁵⁸⁾”汉字发展演变而来。早期的这部分从口（音围）汉字中，口（音围）在隶变、楷化以后演变为现代汉字的构件“口”。这部分汉字的构件“口”在现代汉字中虽写作“口”，但却依然保留着“口（音围）”的含义及功能。

《说文解字》卷六口（音围）部字中收录有“口（音围）”字，许慎释义为：“回也。象回币之形”⁵⁹⁾。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则有进一步说明：“回也。回，转也。按围绕、周围、字当用此。围行而口（音围）废矣。币，周也”⁶⁰⁾。许慎说的“回币之形”就是“回转一周的样子”，回转一周则有圈定范围之义，进而表示“围绕”、“周围”、“范围”的意思。“口（音围）”先于“围”出现，在古代单独成字，同时也可作为成字构件；现代汉字中则多用于表示部首，表示其含义时多用作“围”。口（音围）字作为最早可以在金文中可以找到具体形态（如下图）。



• 或

“或”字收录在《说文解字》卷十二戈部字中，解释为“邦也。从口（音围）从戈，以守一。一，地也”⁶¹⁾。现代汉字的“或”字含有构件“口”，但这里的“口”实为构件“口（音围）”。或字从戈、从口（音围），戈表示守卫国家的利器，口（音围）则表示国家的范围，即疆界。金文的或字下面的短横变化不一，但其构件“口（音围）”表示国家范围则显而易见。这种观点得到文字学者的普遍认同，《说文》的作者许慎、研究《说文》的徐灏以及现代学者孙海波等均持有相似观点。现代的“或”字中的构件“口（音围）”讹变为构件“口”，却仍不失表示“疆界”、“范围”之义。其文字变化形态如下图所示：

58) 由于汉字“口”、“囗”二字形态较为相似，为方便二者加以区别，本文中所有出现的“口”字统一写作“口（音围）”。

59) 许慎撰，徐铉校订，《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78，p. 129。

60)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4，p. 276。

61) 许慎撰，徐铉校订，《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78，p. 266。



或 乍父癸方鼎 或 班簋 或 毛公鼎 或 禹鼎 或 说文小篆 或 楷体
西周早期集成2133 西周早期集成4341 西周晚期集成2841 西周晚期集成2833
(金文) (金文) (金文) (金文)

• 邑

与“或”字构件功能类似的还有收录于『说文解字』卷六邑部的“邑”字。许慎释为“国也”⁶²⁾，段玉裁注释说：“凡称人曰大国，凡自称曰敝邑。古国、邑通称”⁶³⁾。“邑”也是国家的意思。罗振玉于『增订殷墟书契考释』所说：“像人跽形。邑为人所居。故从口（音围）从人”⁶⁴⁾，从造字角度来看，此说可信。作为人民，与家人长期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就是国家，出了一定的范围便不再是本国领域，因此用人和口（音围）会意表示人所长期生活和居住的范围，即国家。这里的构件“口（音围）”的形态和或字中的“口（音围）”形态一致，均与“口（音围）”字的金文形态保持契合，说明邑字中的构件“口”在古代实为构件“口（音围）”。



邑 菁2.1 合6057 賓組 邑 前4151 合13570 賓組 邑 師西簋 西周中期 邑 说文小篆 邑 楷体
(甲骨文) (甲骨文) 集成4243 (金文)

• 各

在表示范围的构意层面，除了上述从口（音围）汉字以外，还有一例也当划入此构意分类：“各”字中的构件“口”也发挥着表示范围的功能。『说文解字』卷二口部字收录有“各”字，许慎的解释为：“异辞也。从口攴。攴者，有行而止之，不相听也”⁶⁵⁾，这种说法显然是片面的。按照其说法，各是表示个体差异的字，但造字之初各的本意并非如此。“攴者，有行而止之，不相听也”是说“攴表示有人使之行走又有人使之制止”，此说同样缺乏依据。徐中舒的『甲骨文字典』中对“攴”的解释为“象倒止之形，与止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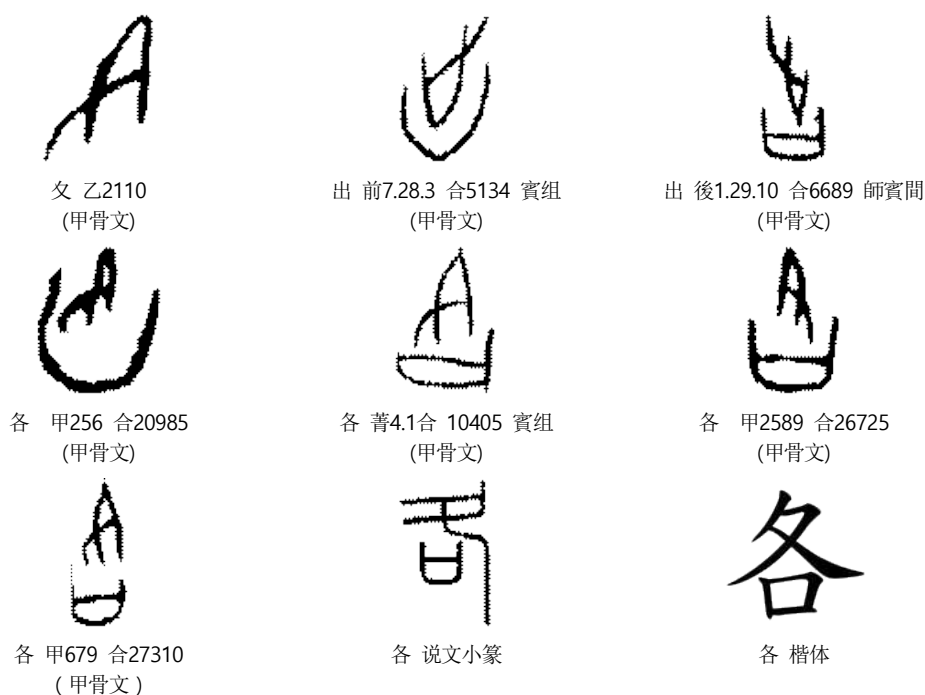
62) 许慎撰，徐铉校订，『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78，p. 131。

63)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4，p. 283。

64) 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岳麓书社，2010，p. 861。

65) 许慎撰，徐铉校订，『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78，p. 34。

意。”⁶⁶⁾ 甲骨文形态的𠂔象人的脚掌之形，甲骨文的各从𠂔从凵，并无构件“口”。𠂔表示人的脚，凵则是象远古人类居住的地穴或洞窟之形。各字最初与“出”字相对，表示人从外部回到住处的动作形态，其构件“凵”在变化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讹变为口，这一点可参照各字的甲骨文形态为佐证。因此，现代汉语中“各”字中的构件“口”实为甲骨文中“凵”之讹变，表示古人的居住的洞穴，进而表示远古人类的居住范围。（如下图）。



3. 结论

根据本文前几部分内容，汉字构件“口”构意来源分类如下：其一源自汉字“口”，构件“口”在汉字中表示“嘴巴”的构意；其二源自汉字“口（音围）”，口（音围）作为构件使用时，一部分演化为现代汉字的部首“围字框（或称为国字框）”，另一部分讹变为构件“口”，表示某“范围”；其三为其他形体的讹变，一部分汉字的构件“口”是由早期汉字表示其他意义的构件讹变而来，这部分汉字的构件“口”也多与“嘴巴”的意义无关；其四为符号，构件“口”作为符号自身无实际意义，担任着属性、区别等方面的指事功能。

66)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p. 620。

通过对构件“口”的构意功能分析，可以得知汉字构件尤其是成字构件的构意功能可能是丰富多元的。以本文研究的构件“口”为例，构件“口”除了“嘴巴”外，还具备“器物”、“腿部”、“窗口”、“符号”和“范围”等多重构意功能。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汉字的某一种构件如果结合相关汉字的早期形态及演变历程进行探寻，可以发掘出多种不同的构意功能。现将本文提及的相关汉字的构意及构件“口”的讹变状况整理如下表：

| 构件“口” 相关属性 相关汉字 | 分类 | 构意 | 形体演变过程 ⁶⁷⁾ | | | |
|-----------------------|------|--------|-----------------------|----|----|----|
| | | | 甲骨文 | 金文 | 小篆 | 楷书 |
| 口 | 身体部位 | 嘴巴 | | | | |
| 喙 | 身体部位 | 嘴巴 | | | | |
| 告 | 身体部位 | 嘴巴 | | | | |
| 足 | 身体部位 | 腿部 | | | | |
| 中 | 器物 | 铎状器物 | | | | |
| 合 | 器物 | 容器下半部分 | | | | |
| 同 | 器物 | 酒器圈足 | | | | |
| 豆 | 器物 | 食器的一部分 | | | | |
| 向 | 器物 | 窗口 | | | | |
| 吉 | 符号 | 属性符号 | | | | |
| 古 | 符号 | 属性符号 | | | | |
| 右 | 符号 | 区别符号 | | | | |
| 喜 | 符号 | 区别符号 | | | | |
| 句 | 符号 | 分化符号 | | | | |
| 高 | 符号 | 分化符号 | | | | |
| 或 | 范围 | 国家范围 | | | | |
| 邑 | 范围 | 国家范围 | | | | |
| 各 | 范围 | 住所范围 | | | | |

67) 相关汉字对应的四个文字发展阶段，每一阶段字中的构件“口”的形体取代表性的一至两例进行列举，若该阶段无具体字形或相关字形不含有构件“口”则展示为空白。

商代至今的三千多年时间里,汉字在形体、结构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汉字变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同一构件具备多元属性的状况,可以看出分化、讹变等现象是促成这一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现代汉字构件“口”使用广泛,可以看做是古文字不同形态、不同构意的构件发展至今的承继、讹变等演化的集合。现代汉字构件数量庞大,结合着历史文化、字义字形针对不同构件尤其是成字构件的多元构意挖掘工作值得学界普遍加以重视。

对于构件古今形态的变化,古文字中从“𠂔”形态的汉字一部分在现代汉字中从“口”,本文已有例证;另一部分则变化为构件“日”或者“白”,如“旨”和“皆”的甲骨文形态分别作“𠂔”和“𠂔”,可见古文字构件“𠂔”的演变实则呈多元化趋向。

此外,本文意在考察汉字构件“口”的来源,使用的汉字样本数量有限。由于含有构件“口”的汉字数量庞大,每个构意功能仅列举几例加以考证、分析。由于甲骨文、金文还有大量汉字尚待发掘、解读,对于汉字构件“口”的其他来源随着古文字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尚待完善和补充。

【参考文献】

〈单行本〉

陈戍国点校,《周礼》,岳麓书社,1989.

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季旭升,《说文新证》,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孔丘编选,杨允编译,《诗经》,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8.

刘兴均,《汉字的构造及其文化意蕴》,人民出版社,2014.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

裘锡圭,《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

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岳麓书社,2010.

王宁,《汉字构形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15.

威尔伯·施拉姆 威廉·波特著,何道宽译,《传播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徐灏,《说文解字注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4.

许慎撰,徐铉校订,《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78.

徐中舒,《汉语大字典》,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86.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

荀况著,《荀子》,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

左民安,《细说汉字》,九州出版社,2005.

〈论文〉

韩伟,『试论许慎与说文解字构件研究』,『信阳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2002.

吕金刚,「古文字中“口”部件的作用研究」,『文教资料』,第15期,2017.

王娴,「构字部件“日”来源考」,『汉字文化』,第5期,2021.

吴镇烽,「内史亳丰同的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第2期,2010.

杨宇辰,「『说文』构件“口”的特殊功能研究」,『汉字文化』,第21期,2019.

【논문초록】

| | | | | | | |
|---|-------|--|-------|-------------|-------|-------------|
| 키워드 Key Words | 국문 | 중국 한자, 문자 구성요소, 문자 구성의도, 한자의 유래, 한자 고찰 | | | | |
| | 영문 | Chinese characters, Components, Formation meaning, Traceability, Investigation | | | | |
| <div>Investigation of the Origin of the Formation Meaning of Chinese character components “口”</div> <div>Wang Yu-Han • Lee Chun-Young</div> <p>As a language writing symbol inherited by the Chinese nation for nearly a thousand years, Chinese characters have obvious ide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mponents of Chinese characte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at the ideographic level. Different components are combined with each other to jointly participate in the overall formation mean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refore,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hape and mean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is naturally inseparable from the study of components. After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past dynasties, both the overall shape and the partial components of the characters have changed over time.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s use common regular script. If we trace and explore its specific components in combination with past dynastie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the meaning and source of the component itself may be more than one.</p> <p>In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s,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component “口”. In most cases, the component “口” plays the formation meaning function of “mouth”. However, if we trace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containing the component “口” and start from the early forms of the relevant Chinese characters, we can discover a variety of formation meaning functions of the component “口” except “mouth”. Through research,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 component “口” not only means “mouth”, but also has other formation meaning functions such as “ware”, “symbol” and “range”.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the formation meaning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component “口”, the related academic achievements still need to be improved. This paper has the significance value of exploring and improving the multiple functions of the specific components.</p> | | | | | | |
| 저 자 | 제1저자 | 왕위한 / 王钰涵 / Wang Yu-Han | | | | |
| | 교신저자 | 이춘영 / 李春永 / Lee Chun-Young | | | | |
| 논문작성일 | 투 고 일 | 2022.02.18. | 심 사 일 | 2022.02.23. | 게재확정일 | 2022.03.11. |